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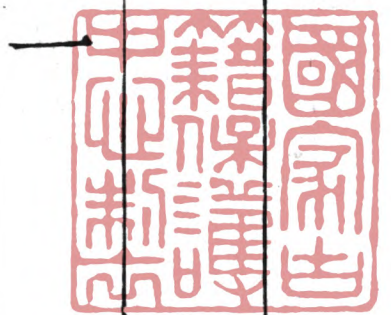
西山題跋



西山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跋吳仲堅史論

跋豫章黃量詩卷

書譙閔王事迹後



跋章冠叟困齋記

了翁帖

跋晦翁感興詩

跋鄭大惠飯牛集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瓦

詩後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跋郟氏族系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石鼓挽章祭文後

蔡真人誥碑

梅溪續集

歐陽四門集

西口是路 二  
儲襄陽申請

東坡書歸去來辭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二吳公帖

陳慧父竹坡詩藁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任漢州發策本末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許介之詩卷

胡子知言藁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王舍人元石家傳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江峰文集

詹應之三經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訓語

絮齋先生訓語

建昌三傳君行狀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著作劉公奏藁

著作春秋講義

史記考異

南軒東萊帖跋

東萊與劉公帖

夏宗禹悟真講議

畫師帖

羅文恭公奏議

羅氏六有齋詩

宋仁叔編仁說

周氏翰苗記

史大師與通奉帖

書穎齋記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感應篇

太一天尊應驗錄

勅封慧應大師後記

赤松子經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跋誠應廟記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跋周子德穎齋記



跋王祕監文集

跋平寇錄

贈五行任君

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跋黃瀛甫擬陶詩

跋包敏道講義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  
章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跋宋正甫詩集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跋蔡忠惠帖

跋山谷黃槩字序

跋黃君汝宐廷對策後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跋宗上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辛簡穆遺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跋陳北山帖

跋朱文公帖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項吉父講義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文公詩元亨播羣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跋王樞使軒山集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題全氏步雲齋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孝宗皇帝邳刑御筆

跋彭忠肅公文集

跋從龍洙泗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陳復齋詩卷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張平仲注三略

跋祕閣太史范公集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僻地集

西山題跋目錄終

西山題跋卷之一

建安 真德秀

撰

海虞 毛晉 訂

跋錢文季少卿維摩菴記

安濟坊既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



西山題跋 一  
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  
來者庶幾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爲一世奇士也可知矣  
予聞青城峩眉諸山往往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  
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  
畱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  
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迺筆  
爲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  
闔闢予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爲之復何以  
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與  
以仲堅之學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  
將以進乎此者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  
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王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克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爲德材士得之以爲材好文者得之以爲文工詩者得之以爲詩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與有不同邪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

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將焉從人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奚慮奚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與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所自得



西山題跋 三  
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橐其詩數百首謁予於星  
沙予眎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爲言  
之行乎勉哉與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  
矣雖然予所以俟子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  
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  
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

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爲存亡也魏又  
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旣中涂被害雄  
之與王又相與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  
乎又王之舉兵宐都內史周綬使其兄子該詣長  
沙申款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琦間  
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崎旣抗解揚之節該被拷  
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  
官屬然實爲王而死崎旣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



之被執佐吏奔散惟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爲父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塋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延乃未之及何邪若鄧騫者雖有先知之明且嘗爲王求援於甘卓卓畱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爲魏又別駕毀節事讐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延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昭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乎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無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



所謂命者亦知其麤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深哉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後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

以玉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哉與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政命爲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



盜歉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

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旣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爲豫章黃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



礪充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  
 之器然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胷中擾擾垢汗萬  
 端如聚蟻虻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  
 氣不入其中則雖求片言之有味不可得況能摹  
 寫大化羅絡萬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  
 為知言谷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  
 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  
 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  
 文定得之以授五峰峰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  
 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  
 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  
 蕭君其尚寶之哉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西山是跋  
八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  
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  
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與  
公均爲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略同旨後之君  
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後  
題劉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  
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菡萏  
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  
誠也尚爲斯文努力自愛  
仲謂

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  
箴遺予當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復齋  
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



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與敬也

跋郟氏族系

郟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耨婦饁相敬如賓此其所以興族大而侈情棄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而詵顯於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治君復以高第有聞於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

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旣爲辨其族姓之所出予復爲推其盛衰之繇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晉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



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桎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



之不深守之不固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管亦無幾焉求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爲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爲郎爲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爲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

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偕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爲上言之曰自管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徼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火災旣逆論其不可出使



鄂渚復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冑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旣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上亦息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爲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

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輿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傅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爲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爲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



公以精忠遠識爲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爲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管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旣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

崇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讒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某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痛忿忿恨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爲郡且聯事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悽然泣數行下某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



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爲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爲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爲周特未可知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日且猶若是而況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白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之天可

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算故其禍有淺深某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定公是也忠愍攘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挈大明而東昇轉危機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



忠於國大抵略同而受禍亦略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神文親政讒者聖紉者舒公雖不幸隕沒而褒飾光榮誣枉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顓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旣危而漸復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天下遂亂而幾不可

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伸屈豈一身一家之利害哉爲人上者可以鑒矣至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徼權利盜寵榮及公道旣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旤盈而蔡氏僂罪釁極而侂冑誅皆流毒遺臭死有餘責彼三君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如神人然是果孰爲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爲忠定公挽章哀詞示某曰子



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勳烈不埃贊詠而明獨其已然之迹有可爲殷鑒者故樂爲侯道之而其撫事與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敬書於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爲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

者咸以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磽腴皆告稔米斗百錢黃馘稿項之叟謹曰咎未曾有也非真人之靈實大芘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州州諭於部使者下其書旁郡審覆之如本州言乃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



孫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爲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簪紱隱於州之北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旣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生紹興九年封沖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蘄福應往往受媒方士爲百代嗤惟我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

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暉菑沴有功于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爲此其所以跨絕前代也又惟真人之清虛澹泊未嘗震耀威福以警動世俗耳目而民之歸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猶有道君子爲善於幽隱闕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豈不尤可貴哉臣旣以所下制書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後



世知聖朝所以寵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寵命者其大指蓋如此以備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記

梅溪續集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遊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爲梅溪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

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率齋以自隨若讌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堯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櫻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



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  
一巖石倦倦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宐泉  
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刊  
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  
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  
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風流日  
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

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已卯九月己亥建安真  
某記

歐陽四門集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  
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  
之至黃璞爲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  
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爲文以辨謂宜  
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



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爲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三騷者有登墻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縛何以修敕爲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爲嗚呼倘誠若是則所爲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

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邪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爲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旣學者於無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真某書



西山題跋 二十一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晉有問守邊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爲剽盜斂攘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於邊民之去敵歸己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

信于虜也。非晉者，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羊陸惟其能全敵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來歸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也。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涉其境而競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爲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盍亦謹敕有司，毋爲邊民之盜足矣。爲



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爲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況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以余聞之蓋爲邊民而能以保民爲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

樊快明之事焉制閩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爲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爲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來歸若驅而陷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日得志將移仇虜之



心而仇我矣是吾國代虜受讐嗚呼公之爲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日之患者奈何時論旣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殺附爲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宐其落落難合也然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臯當殺古人猶不敢苟況於無臯而殺之

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累日氣入人鼻皆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邪戇直迂愚夙所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



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旣而黨論起其

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蓋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又時爲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



與英乂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爲第幾帖獨觀公秉禮陳義以斥英乂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乂小人公顧期之以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絕於君子爾英乂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爲不足卹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廼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冊庶幾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交闕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一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



君子爲國遠慮雖著龜弗若也因覽遺墨爲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爲國與正肅略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讒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羣姦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

今觀之公之清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楮人爭寶之其眎鬼蜮之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爲得失邪提筦君蓋公之諸孫方以才業著實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十猷竹不副名見謂汗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



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唵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爲君一笑也建人真某爲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唵長唵兮陸續鳳爲起舞兮鸞爲度曲羌此樂兮誰知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

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



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

元間營揀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顛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爲也會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畱之俛仰十五年間公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駁歷中外功名燁然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爲而然哉愛君之誠幅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卽孟氏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



妙也完而養之勿雜則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充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

之郭郭也歟某蓬藿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歲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



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奈何予視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娓娓不窮則爲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略縱橫可以參闡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子將俟子於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

孔明非義在于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科名靳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凡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子將進子于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之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與李忠定公略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爲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



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藁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徧而小若辨

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稿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呂子約與彭仲城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爲主履踐以毋自欺爲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寘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黜歛金公彥亨  
爲名御史論擊權彊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  
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  
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  
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卽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  
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  
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歎其不可及吏部徐侍

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  
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  
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數  
搖其首鄉人問故則示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  
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  
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至若  
端重誠實上不欺君則又有可紀者特表而出  
之某兼西掖之二日有旨婉容翟氏進封本位



官吏並合推恩內礙正法人特與轉行卽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銜繳駁某密語公妃嬪位非中官卽醫流皆礙正法前德壽推江上扈從賞今上覃恩金不轉行正令回授似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夏賢妃位推恩某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今恐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申講筵公與某偶皆以職事畱身初不知公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

而某升甫至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金按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礙正法事不謂卿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知公忠直不遂非又如此章旣上御批依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盛德壽皇可謂從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公之孫承直郎鑄錢司檢達官箠示公文藁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亂典雅如



其爲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慶元元年九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某書

楊閣學跋云某隆興元年冬詣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澹庵胡先生坐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亟屏齋房避之見主賓四人皆鬢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以問先生之子泳指曰此爲彥亨金公此爲龜齡王公此爲邦彥陳公是時羣賢充朝氣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茲四

人者又其選也其名日著望若神人然而某乃得以瞻其聲尤私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四皓何必減焉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彙於其孫篋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二相之文相爲頡頏云敬書其後慶元戊午季冬中幹日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



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文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三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爲之三嘆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某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爲祕書監時某備數三館及

遷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所以顧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朝本未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埜所爲家傳言言皆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邪而一時議論往往柄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旣去不復召者數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某嘗竊論公平生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



因讀家傳輒書于卷之末與時有良史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爲人王之帥湖南也戍將國良以武岡叛羣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歿郡守爾擁兵眡成敗

誰能而訾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儔逆類悚然動心脫錢塘生齒億萬於飢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胄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偉哉然曹王卒以勳名自終趙公未幾卽殞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卹後錄孤之典迄爲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



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燾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種科級奕相照於太常名藉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玉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與日自管志士仁人所爲特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爲足恃而已嗚呼公其可以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去已七年始於其弟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未言者豈少哉谷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其不可者不可勝計某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某



西山題跋卷之二

鄭居士手寫古文孝經

自唐元宗御註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然誦而習之者蓋鮮況能服而行之者乎居士鄭公居其父喪時手抄此經遵守惟謹可謂篤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筆時用紙蓋不暇精擇此豈有意於傳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蝕之



餘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為善之不可揜類若此烏乎昔人於其先一器一物猶謹而藏之況此編居士之心志在焉主簿君孝且賢寶之以傳子後使鄭氏子孫世為篤孝之門豈不休哉主簿名堯佐云

江峰文集

周伯起字起宗自號江峰野夫集二十卷

周君之文諸公品題甚悉然予之所以貴重君者不在是也蓋自昔文人鮮顧檢操以柳河東之藝

且賢而甘心自附於伾文之黨元才子始為御史號稱勁挺晚節故由敕使以進青蠅集瓜之諂羞辱亡窮焉周君嘗官赤縣會中貴人以事至有司挾權勢求必勝君毅然弗之顧卒明辨曲直而后已夫身在下僚而能矯矯自立如此使君與子厚微之易地而處其肯為二子之所為乎予觀江郎三峰上插層漢如偉人傑士盛服玉色立于朝姦諛為之奪氣意其所鍾必與如君殆庶幾者邪惜



其沈淪選調所蘊卒不少施爲可歎耳君評論古  
人多中理獨其辯靈均制行一節顧有取於揚雄  
反騷之言予所未諭嗚呼安得起君九原而商榷  
乎

詹應之三經

餘于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  
史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  
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

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觀旣又曰  
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  
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  
平宮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  
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  
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  
道德二經纍年然後闕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  
經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



西山題跋 三  
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  
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  
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  
受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  
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邪今夫大圭拱璧天  
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之韞匱焉縑襲  
焉然後其實得全亡害理猶圭璧也氣猶韞襲也  
韞襲敗而圭璧之完雖庸人且知不可氣弊矣而

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  
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  
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  
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  
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顧聖賢行之於  
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  
爾吾儒者不顛爲師說是守而於它學有取焉是  
吾之愧也然吾惟保順其常而非貪生以自利庶



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內上蔡  
取焉子以爲如何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采其  
語書于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慈湖先生行述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  
子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  
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  
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  
戚下洎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  
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  
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  
者常懔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  
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  
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



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麤知向道息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其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

其者或使之叙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卑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慈湖訓語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息甚妙息之正亦甚妙



又曰徒息固不可爲學不息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息邪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邪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旣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旣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

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其以



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數論時事人多謂其闊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訢戚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邪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某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某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某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于先生沒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于訓語之末云

建昌三傳君行狀



士有爵位窮于朝而名不見齒于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僮奴蓋慙立者易能而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于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詎弗信夫

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

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它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通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慨歎不已夫言論同出處偕世之所指爲朋者故名儒十餘人旣爲一朋望而趨者不知幾千百又爲



一大朋則士之相朋莫斯時若也然適是以增淳熙之盛其功及於紹熙慶元間至韓氏用事惡其朋而盡錮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乃知阜陵規摹真可爲萬世法而歐陽子信爲知言也二劉公在當時名論最高惜皆弗究於用今建陽大夫克莊昆弟方以文學材猷自奮其尚有以成前人之志云

著作劉公奏藁

某少時讀著作劉公所對館職策未嘗不拊卷歎息今又從公之孫建陽令尹得公奏藁讀之其輪對則斥近倖盜權以爲陰侵陽之應其上封論事又申言之至謂流蕩戲狎常始於燕游之無度人獸雜亂常出於御幸之無節嗚呼其亦可謂激切也已使遭前代諱言之時其召譴賈禍當如何邪而我阜陵優容獎納曾無纖介忤意主聖臣直詎弗信夫方乾道淳熙間中外旣已大治獨近習有



窺嘖笑賣福威者一時端士正人指陳闕失必以是爲先若相國陳正獻公參政龔公朱文公張宣公鄭自明魏元履數君子與著作公前後若出口卒之佞幸小人消縮摧沮不能大爲姦慝雖阜陵英威聖斷所致然亦朝多君子正論日聞之力也嗚呼盛哉

著作春秋講義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

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不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



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史記考異

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

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東萊先生二帖其一爲博士太學時其一自太學分教嚴陵時蓋先後年歲間爾是時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謂聖錫者端明汪公謙之者艾軒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盡言趙子直之好學亦



見帖中皆當時名流也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怡暢奇葩異植紛粵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歎慨慕之餘敬再拜而書其後

東萊與劉公帖

孔子曰爲仁由已曾子曰以友輔仁二說若與何邪蓋仁者道體之全精麤本末大略完粹矣有罅焉如毛髮猶足以病其全自昔聖賢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焉耳克已勝私猛厲奮發人固無

與於我切磋琢磨相觀而善我豈無賴乎人此聖門所以先後發明之也觀東萊先生與著作劉公帖雖吏事纖微有所聞亦必以告豈非所謂輔仁者與近世欺諛成風平時號深交密游聞過鮮相規警不惟無以成人之仁其自處亦不仁矣追仰前修可爲永慨

夏宗禹悟真講議

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



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  
識其妙處雲峰夏宗禹自東嘉來遊幔亭示余所  
爲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  
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扣以盡其妙然聞  
君之爲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幙府奉檄走燕  
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遂欲捐棄軒冕從  
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  
家言學仙最難唯大忠大孝不埃修鍊而得其說  
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  
孝子爲之非可幸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  
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  
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戲橘中遨商山  
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畱茂潛樓賜叔  
巳爲之序引故不復云

畫師帖

朱文公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其外孫黃輅



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

管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大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閑吾道而與端褻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菴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菴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櫻

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羅文恭公奏議

讀文恭奏議然後知公有古大臣格心之業也蓋鄒孟氏歿世不復識大學源流雖名卿賢大夫不過區區力持其國冀免禍敗焉爾獨一董仲舒猶為有見而志弗及故子程子嘗論之曰知求治不知正君知規過不知養德識者謂其切中後世之弊經筵之疏勤拳懇惻百世之著龜也方寧宗初



衆賢盈庭而文公號稱巨擘正心一疏藹然仁義  
亡愧倘天假之年俾獲盡行所學則古大臣事業  
可以復見安得有與時權姦之甌哉拊卷慨然爲  
之流涕

羅氏六有齋詩

齋名取橫渠說

某竊聞之子朱子曰橫渠斯言甚善君子終日乾  
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  
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  
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嗚呼斯言至矣某願與吾  
能甫共勉焉

宋文叔編仁說

答有問仁於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  
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其後南軒張氏袁  
洙泗言仁爲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  
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出口入耳之弊夫朱子之學源流於程氏者也而其論顧不同何哉蓋程子之教人欲其體認於己以致求仁之功若徒會粹其言以資論說何益哉二先生之切於爲人則一也宐春宋君文叔輯語孟言仁而爲之標略用意美矣予欲其實踐程子之言而毋蹈朱子之所戒故爲題其末云

周氏翰苗記

嘉定某年某月詔旌表隆興府武寧縣進士周某等門閭越某年某月復御宸翰書棣華堂三大字以賜今皇帝嗣服之某年有旨周某家秋賦其卽縣以輸某等旣承命則以屬已尉章子仁記之又因子仁求文於某以繫於末某惟孝悌者民性之常不俟教而能也然自晉明盛之朝必深加褒勸者豈曰以利誘人俾相率而爲僞哉蓋天命之性雖人所同而修道之教則君職有不可已者故周



以六行導民漢以三事設科孝友弟順皆居其首  
聖朝雖循唐舊用文墨拔士然窮山長谷穹闔下  
里之氓有以至性篤行聞者長吏必列于朝而顯  
與之自國初迄今其以旌門于書史者奕奕相望  
蓋風化之原莫尚於此者書曰表厥宅里植之風  
聲其斯之謂歟恭惟聖明初政它未遑及推本先  
皇遺志隆恩茂澤首及於匹士之微至憫其賦輸  
之厘優而假之俾無車牛任輦之役豈非不世之

榮遇也哉雖然周氏之所以獲褒于朝者以其與  
也而在周君之心則不可少自與也蓋孝悌之至  
通于神明然後爲亡愧而兄弟旣翁和樂且湛亦  
曰壺範之常而非過也然則周君其何以答上之  
之賜哉必也弟昆相勉致知篤行以求合於孔門  
之仁中庸之誠大學之至善一旦得位于時則移  
其所以事長者事君推其所以居家者措之事業  
庶乎不負兩朝寵與之恩周君其然之否乎



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並傳在漢西都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蒲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脉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皆海內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

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復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天永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今江右將漕之先君子通奉公與忠定實爲弟昆雖顯時弗同而其德蓋相伯仲故淳熙丁未歲一門三進士當世榮之太師所予通奉帖正其時也丞相旣世秉鈞衡將漕亦薦持使者節以文學政



事自見於世管東坡蘇公謂君子之澤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今史氏之所積既豐將膺允薰然慈仁所至以拯民邨物爲事其培之者又如此則流澤之未艾可知矣嗚呼天道分明此太師帖中語也人能知天道之可畏則雖強之從薄亦不肖爲不然者皆所謂欺天者也敢併及之以發明太師之本指云

書穎齋記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知識欲其高明故效天澡履貴乎篤實故法地二者不容一闕也余雖未熟周君觀德莊少仙所記如此則其人蓋有志於上達之學者然升高自下涉遠自邇未有不由下學而可驟致者若徒馳志高遠而無真積力踐之功則亦憑虛億度而已安能實有進于此哉且毛生戰國策士辭氣夸詡蓋孔門所謂不遜者非學者所當尚少仙歛藏之語周君其佩服之



葉清父同歸錄後序

予友葉君清父深於易而喜讀神仙之書輯萬論同歸錄以示人曰此與易相表裏者也或難之曰夫屈伸之循環往來之更代者易之道也昧屈伸往來之理以求長生不死者神仙之術也二者猶氷炭之不合故有易則無仙有仙則無易而吾子偕學焉其有說乎清父曰予知易與仙之殊途而未知其歸之一也吾請嘗試言之子亦嘗試聽之

夫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升陽降者氣之反也然常者爲否爲未濟反者爲泰爲既濟人而知此則養生之說在其中矣且一陰一陽者理之不能相無者也易之道必貴陽而賤陰仙之道亦必進陽而消陰其自然脗合又如此豈非所謂歸之一邪夫世之有治亂存亡猶人之有始終生死也聖人於易苟可以常治而無亂存而無亡者必深致其意焉彼爲神仙之說者貴其生欲其長生患其



死欲其不死若悖乎天地陰陽之常理推其用心亦若是焉而已爾故乘雲馭風雖非吾之所能必然保精而齋神養性而益命全其生毋傷其生亦豈理之所無哉然則謂易之與仙相爲表裏可不可也難者乃解旣而清父以告予予謂易之爲道廣大悉備故凡天下之數術皆宗焉而非數術所能盡也仙之與易蓋判乎其二致而理之相符則有如清父之所云者故采其說繫于同歸錄之後

云

楊文公真筆遺教經

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旣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繆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



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與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

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文公畱情佛典而於此經尤所欽重至親寫之翰墨豈非以此爲學佛之實地歟公之孫九江史君將以勒之石故爲發其大指云

感應篇

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



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邪傳稱活千人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爲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嘗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

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卽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



百世亦舉而措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仙游居士楊公刻感應篇以施人予懼世之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息焉又或出於倖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楊公之本指云

太一天尊應驗錄

神景方士周道珍輯太一天尊應驗事爲錄以不某某稽首再拜言曰大哉天道之至仁也書曰

泣于旻天又曰無辜籲天傳曰人窮則呼天天之爲天蓋可以號而愬可以籲而聞可以嘑而答也古今載籍所傳若五月蜚霜白虹貫日等事不一而足則知天道雖遠而民之嘖呻歎憯未嘗不亟聞未嘗不亟應也世特見尋聲赴感之號出於道家者流遂以爲眇芒荒幻無所究詰而不知自咎聖賢已有是言古今天下實在之理特儒者言其常道家紀其異有不能同爾然則太乙之在天果



何神邪按司馬遷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又云天神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天位在中宮而佐以五帝則太一者其諸天帝之異名歟道家所謂太一天尊者其諸卽此神歟嗚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讀是錄者當知天與人接其近如此兢兢慄慄一念有所不容欺毋徒恃隱痛之可以哀祈臯咎之可以求免而已是乃道珍所爲欠輯之意觀者其詳之

敕封慧應大師後記

皇帝陛下改元紹定之夏四月有詔封建寧府浦城縣景祐南豐院故淨空禪師爲慧應大師先是嘉定十五年汀邵劍三州疫死者各以萬計浸淫將及縣境時旣十月矣而炎鬱不少衰知縣事臣知孝亟詣師而禱焉風雨旋至瑞雪繼之浹旬之間癘氣如洗明年夏五月田以旱告知孝又禱焉越二日雨明日又大雨高下霑洽歲以有秋知孝



既新其祠以報邑人父老又列其事于縣縣以告于府于轉運司轉運司下旁郡審覈如父老言乃具以聞請按寶慶三年明堂制書錫師顯號時知孝已任侍御史數以師神與之蹟誦言于薦紳間聞者爲悚然興敬於是奉常議以慧應大師爲號用章厥靈制曰可是年某月敕書至知縣事臣植帥吏民迎拜奉安且將以所下書勒石于師之祠顧謂臣德秀盍誌其事臣德秀竊惟咎者帝王受

命顯穹爲神人主旣設爲公侯卿大夫事臣羣吏之位擇天下賢能以居之惠綏吾民俾各有寧宇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凡皆爲民而已故人臣之盡心官守者有陟典焉有加命焉而年事順成亦必豐其祀以報幽明雖殊其爲勸獎一也後世緣古人追稱之禮凡神之有功於人者往往加以爵號雖先王未之有然厚於神者卽所以厚於民也制不同而意同此聖朝之所以公



循不廢歟皇帝陛下嗣大歷服以來詔書數下申  
敕郡國具境內靈祠之焯著者上于朝而褒顯之  
蓋得古先哲王事神保民微意維我慧應大師至  
性自天雖早從方外之學而跬步不忘君父一念  
必及生靈當天聖中至仁在上師誦華嚴經以祝  
聖壽至一字一拜極其虔恭高蹈仙巖寂然宴坐  
每烈風雷雨必蕤薌致敬願天下生民普獲霑潤  
去熱惱而生清涼其願力宏大如此是以其生也

以善誘人暴傲化服雖盜賊亦爲革心其沒也旱  
澇扎瘡有請輒應如響斯答當乾道戊子歲邑大  
旱饑甲子一周人復凜凜臣植祇栗厥心惟師焉  
依精誠屢殫休應遒格四封之內迄爲康年熙熙  
焉咸樂生業維師之仁大庇吾土實濟登茲其視  
明詔所褒可謂亡愧矣臣謹推本末以繫于下方  
俾闔境旄倪傾戴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恩其有永  
無斃



赤松子經

按此經稱赤松子爲黃帝作攷之傳記赤松子古  
僊人神農時爲雨師漢張文成侯所欲棄萬事而  
從之遊者然世久人遠不可復考而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則後世所傳三皇五  
帝之書大抵皆托也然則此經果黃帝時作邪至  
其言善善惡惡有以深儆于世則雖非真出於古  
要亦君子所不廢也夫善惡吉凶之報天理之必

然而世之人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予嘗論之天地  
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  
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嶮  
巖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  
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猶君雲  
以龍命律以呂皆理之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易  
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善惡吉凶之應豈非以其類乎人能知一念之善



惡則陰陽分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陰而之鬼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此經本爲庸俗設故其言明白易了親友楊君蘇父樂於爲善刊梓以施用意微矣讀者毋以其明白易了而忽之寶慶元年下元後十日西山真某希元書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

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斥辱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隸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



之邪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鶻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邪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凜凜有父風隱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歎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天下之目也建安真某

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卽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佺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卽



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跋誠應廟記

柳儀曹歿於柳而廟於羅池或曰鷲山柳水之勝  
侯所愛也吁其誠然也以某觀之皇皇后帝命百  
神以主四方亦猶君天下者簡羣賢以蒞衆事也  
其才宜乎是則使職乎是烏待其自擇哉儀曹之  
爲守也有功于柳歿亦祀於柳蓋帝嘉其功而胙  
以茲土非私之也靈澤廣惠夫人生以誠事親歿

以誠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處信衢間鄉  
火始徧方其肇靈於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  
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廟于赤石也亦然意者靈澤  
之功自近而遠故上帝因之廣其所蒞之地若古  
諸侯加地進律之典歟然則兪君應龍之建是祠  
其亦奉行天命云爾少仙龔君栗旣誌其事某復  
推衍其說如此使是邦之人知靈澤之食于斯也  
天實使之而非兪君之私意欽翼嚴事永永亡替



跋湯士恭手書周易諸經

漢熹平中議郎蔡邕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令邕書石立於太學門外學者取正焉然當時所書者易尚書公羊傳禮記論語而已餘未暇及也今湯君以八十餘老不緣朝廷之命不憚翰墨之塵盡寫諸經以及論孟亡軼遺者非其篤學嗜古白首彌勵疇克逮此今之業文辭取科第者雖

一經不能遍覽況能盡筆之乎一經猶爾況羣書乎然爲彼者不妨坐竊寵榮而君連蹇至老無一遇者可悲也已然君不以連蹇故而倦於筆墨此其所以尤可貴歟

跋周子德穎齋記

按詩實穎實栗穎謂禾之秀出者也凡世之言穎悟穎達者皆取諸此上饒周君子德以穎名其齋而德莊少仙爲之記其志蓋將卓然自拔於世俗



之表斯亦奇矣雖然不可以無本也予嘗觀諸隴  
畝之間乎方其播植之始芽之茁者栗如也逮其  
少長茁之發者鍼如也積培壅之功飽雨露之潤  
歷三時之久涼風一秋萬頃雲偃此豈朝夕力邪  
爲學工夫何以異此勉哉周君日從事於斯厚養  
深培以須日至之熟則其穎之秀出也有期矣不  
然揠苗以助長適爲學道之累周君其戒之

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  
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旣又再  
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羣玉間公時  
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  
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畱茂潛及某  
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  
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  
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



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俗此以綱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息更化初方大治權臣反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

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歎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爚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畱慨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跋平寇錄

端平甲午建陽龔賊犯邵武守臣王埜平之

陸敬輿言兵者無它人情而已予友王子文講學



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嫺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  
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旬浹俘馘係塗樵川幾  
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悟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  
差如此予讀耘叟李君所記本末知宣公之言爲  
不可易輒書其末端平元年八月五日建安真某

贈五行任君

炳

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  
先生之學也鄮山任兄炳推演五行必本于理其  
迨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乎識者毋以陰陽者流例  
日之紹定四年某月某日西山野叟真某贈



西山題跋卷之三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  
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  
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  
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  
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  
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



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庠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廼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于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



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  
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  
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  
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淵明之志若是又  
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  
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寥寥迫真  
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  
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麓  
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  
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九百數  
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  
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  
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  
至聽者訢然忘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



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咎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于學

傳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惓惓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



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觀正父與愿謙二弟詩皆睠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邪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爲之太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畱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工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



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  
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  
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  
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  
尚書古今所傳以爲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  
作此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

其眦古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永何夫人  
之傳凡爲婦者皆當寫此一通寘之座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  
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  
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  
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  
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



子來徃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於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聖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檠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檠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砥以爲法

跋黃君汝宐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

有對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感憂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



而已他奚邴推是心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莆陽黃君汝宐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管爲窮餓且死而不受今燕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黃君其尚勉

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



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自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則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后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

以爲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墜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皆爲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問爲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繭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爲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爲



一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姱節莫如呂紫微胡衡麓與橫波澹菴數君子困齋皆從之遊情若金石而忠獻知之特深則公之爲人可識矣公旣連蹇以終其後亦稍不振獨從孫友民文采甚蔚氣槩弗羣蓋庶乎能世其家者然公之所以自立豈易至哉有問學以浚其源有履行以充其實然後它美可貴也友民其

免旃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予著語予尚何言獨嘗記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



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卽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翔卿詩集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士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才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皆予所素知也章君翔卿亦吾鄉人向未嘗知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粵腴可喜見

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盲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華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淞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宐紹吾易學曰沉女宐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

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昭仲子納郤鼎皆据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



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與指昧者析之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

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旣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



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遺墨盡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廼亦寶此何哉

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固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猶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魯河汾王氏謂



文士之行可見今卽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  
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綢繆於君親之義而惻  
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舉  
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  
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天下士其果  
然邪感歎之餘輒以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  
子詳刑公未知以爲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熊寇  
燔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  
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票疾如風雨公  
募民爲彊弩手射郤之繫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  
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  
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  
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  
嘗語鄉之士友盍祠公于安國衆以爲宜主僧亦



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旣偉然爲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爲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

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請刻石寘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



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簪聖賢所爲乾乾終日  
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義氣今猶  
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詞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  
十時書也筆勢適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  
踔不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  
書而篆之每歎咎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

一人之手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  
君朝瑞蓋公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譁文公  
先生力請致厥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  
也後十餘年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  
仙去獨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  
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帖中所謂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  
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



尉永豐未上而殺士類憐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  
有子更能不墜世學持此帖示余爲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潭其後龍圖詹  
公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寘卷末春  
秋不附傳先生旣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  
訓亦必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  
心也當是時羣邪崢嶸設爲黨禁網天下士凡先

生片文隻字所在毀擲刻弃惟恐後而詹公於此  
迺始刊先生所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  
知不爲禍福所移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  
龜字朝瑞先生之門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  
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其一君之子庚攜以相示  
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



修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峰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萱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



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常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

與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涘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



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羣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卽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旣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



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餽獨幹斗樞明暮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嘗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向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

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玉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瑀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故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



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切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爲主管帳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欣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視凡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見侯迎勞曰管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

一道者亡慮百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模屬宣力者侯爲最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管者江東採荒之事某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旣鋟諸木其盍爲我序之予惟趙侯管



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去幙府財十  
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失豈非心乎愛人者  
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有位之  
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略題于  
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峰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實踞其  
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朔小

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羣山回  
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  
爲之歎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  
云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  
待窺牖而粲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  
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  
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羣從多好學  
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



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繭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邪旣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主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

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卽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



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  
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  
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僂無免者過君之居獨  
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  
家廬舍邸墅皆全晉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  
之間世傳以爲與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  
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  
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強不道如盜賊亦

知毋負君之德然則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  
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  
邀致幕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  
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  
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  
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  
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論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息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熅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平抑願爲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後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



惠公時以宰相承認詔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  
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  
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公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  
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  
蜩興歐王曾蘇以大手筆追遠古作高處不減二  
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

貫綜至理蓋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  
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  
我朝乃爲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  
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  
橫浦史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魯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  
者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



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悅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如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乙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



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洵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咎負臯時掩關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也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游從密賡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邠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輒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



於學予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麤淺不知理卽用用卽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略

三略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諄而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之傳於後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



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況兵重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

跋祕閣大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艷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凋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

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息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侯官尹余時在連帥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若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侯官幾時不復起而余闖葺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爲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爲故北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爲福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



清逸弗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銓樞密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嘗學神仙矣既而爲唐家三帝出建大勲業人謂長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駮鸞跨鶴食沆瀣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況大忠大孝不俟修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清逸勉乎哉抒赤誠以報國其斯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來歸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



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乏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旣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前一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

示兒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

及此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廿日題

山谷評帖云宋齊間翰墨之工皆藉師友淵

源凡作文亦然語云岷山之源僅若甕口桐

柏之流僅能泛觴卒之成江注海其源遠也

真文忠公慮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自

幸與朱子同郡宗之若岷山桐柏恨爾時權

相立異學之名力錮善類慷慨上奏真可謂



底柱灑灑堆成壯矣其選文章正宗若干卷以詩歌一門屬劉後邨後村所取者削其大半如漢武帝秋風辭因文中子悔心之萌一語不肖編入貽誚于趙儀可葦然風教陵夷之日亦政不可少此一派故其題跋雖無坡谷風韻余編入函中却如三公袞衣象笏拱立玉墀之上其巖巖氣象可令寒乞小儒望之神懍海隅毛晉識





